



困學紀聞注

卷十  
地理諸子

己另騰



困學紀聞注卷十

餘姚翁元沂載青輯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著

地理 闕按萬斯同李野曩謂余云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

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即開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志

誇多泛濫令人厭觀乃悟著書自有體要苟其人其事無關地理不容闕入

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宏憲云飾

州邦而叙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

害反略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如此若南軒論修誌不可不載人

物典刑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此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大一

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又云地理東至某地若千里南至某地若干里西至

某地若干里北至某地若干里東至某地若干里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到某地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

北載然不相通也知此乃觸處無疑

何云通典舉四至郡縣志詳八到襄

本宛然具存若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繕寫本多譌或原有不備者矣又

云古書中言地理者舉東可以該南舉西可以該北非若東之與西南之與

字記仍李宏憲之例

困學紀聞注卷十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著

地理闕按萬斯同李野曩謂余云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予甚駭其說及近覽元和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足重在此

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即間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一統志

誇多泛濫令人厭觀乃悟著書自有體要苟其人其事無關地理不容闖入

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宏憲云飾

州邦而叙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

害反略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如此若南軒論修誌不可不載人

物典刑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此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大一

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又云地理東至某地若千里南至某地若干里西至

某地若干里北至某地若干里東至某地若干里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到某地

若干里西北到某地若干里東到某地若干里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到某地

本宛然具有若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繕寫本多譌或原有不備者矣又

云古書中言地理者舉東可以該南舉西可以該北非若東之與西南之與

北截然不通也知此乃觸處無疑何云通典舉四至郡縣志詳八到寰

宇記仍李宏憲之例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

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集證玉海五十七三禮義宗明天地  
千里之地謂之神州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曰有槃之水出崦嵫之山一史  
記大宛傳禹本紀言出崦嵫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  
其上有醴泉瑤池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觀所謂崦嵫者禹本  
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一按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  
山曰崦嵫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記

鹽鐵論論鄒

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

十分之一名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絕陵陸不通

所謂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

萬國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大不經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

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

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文學曰鄒衍怪

說榮惑諸侯秦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  
窮兵胡粵流毒天下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  
之害如此所錄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道亡人贅壻賈人  
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茲河  
以東屬之陰山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

管子水地

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

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

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

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字宜衍晉之水枯旱而運

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祿詐巧佞而好利燕之

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

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是

何本載關云萬斯同季野

藝文類聚六音裴秀禹貢九州圖論曰制圖之體已

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人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

漢書地理志凡民面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杜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

牧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

唐書作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唐書作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地之圖九州之圖及地圖圖於地理為尤切矣班固撰地理志一則曰秦地

圖再則曰秦地圖書故蕭何入咸陽收丞相御史圖書藏之帝具知天下院

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此圖書也晉裴秀曰周秦地圖祕書

殆絕僅有漢氏及括地諸雜圖粗具形似不為精審於是作禹貢地域圖今

亦不可得見矣見者元道士朱思本與圖所謂蓋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

者明人轉相增竄名以己圖漸失其本真獨計里畫方之法猶遵若玉律愚

謂亦自唐賈耽來也舊書云其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

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隋宇文愷曰裴秀與圖以二寸為千里何云元

積集有進西北地圖文字朱子集書牘中亦有之○坊案唐書杜佑傳佑子

式方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分太離為幽

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釀二渠以引其河一貝邱一漂

川見河渠書李垂傳證云字舜工導河書曰東為漂川者

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邱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

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漂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

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晁補之河議曰二渠於

禹貢無見閩按兗州之漂即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

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

辛苦魏晉以下工機雜難意能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所以兵常當天下晉書裴秀傳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作禹貢地域圖十篇其序曰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置形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然偶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兵閩氏引裴秀語漢氏下當依本文增與圖二字

見河渠書李垂傳證云字舜工導河書曰東為漂川者

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邱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

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漂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

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晁補之河議曰二渠於

禹貢無見閩按兗州之漂即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

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

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武帝七年三年

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按

齊都賦海旁出為勃不獨今天津衛之海名勃碣石之海亦名勃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於勃

海碣石益明顯矣程易曰云史記高祖本紀濟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

余謂勃蓋旁跌合聲緩讀旁跌急讀則勃也此人口中自然之聲初無義有聲而後義具也集證玉海二十二祥符四年開滑州減水河五年秘閣校

導河形勝計功畢功圖今缺○元所集東都事略李善傳垂字舜工聊城人由進士第上兵制

將利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台為崇文校勘子謂惡之原遷修起居注知臺州又文藝傳是補之字元姓宗

愨之曾孫也有難勅集一百卷

蔡氏禹貢傳曰烏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

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

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

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

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為西和州

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

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

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為雍王所都

之廢邱也邱正義曰括地志大邱故城一名廢邱古城在雍州始平縣

東南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域志十卷知制誥丹陽王存正

仲集賢校理南豐曾肇子開官制所檢討邯鄲李德裕等刪定輿地廣記三十

八卷廬陵歐陽各撰政和中作志為文忠族孫行名皆連心字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

鄉鄉九陽之山也羽人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此屈

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

之海亦名勃 抑別有證乎余曰

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武帝七年三年

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按

齊都賦海旁出為勃不獨今天津衛之海名勃碣石之海亦名勃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於勃

海碣石益明顯矣程易曰云史記高祖本紀濟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

余謂勃蓋旁跌合聲緩讀旁跌急讀則勃也此人口中自然之聲初無義有聲而後義具也集證玉海二十二祥符四年開滑州減水河五年秘閣校

理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書目一卷考古揆今欲復河之故道又有導河形勝計功畢功圖今缺元所集東都事略李垂傳垂字舜工聊城人由進士第上兵制

蔡氏禹貢傳曰烏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

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

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

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

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為西和州

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

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

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為雍王所都

之廢邱也邱正義曰括地志大邱故城一名廢邱古城在雍州始平縣

東南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域志十卷知制誥丹陽王存正

仲集賢校理南豐曾肇子開官制所檢討邯鄲李德芻等刪定輿地廣記三十

八卷廬陵歐陽忞撰政和中作志為文忠族孫行名皆連心字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

鄉鄉案呂覽真大論求人篇高誘註曰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此屈

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



濯髮於湯谷兮，晞余身兮九陽。集證文選孫綽天台山賦仍羽人於丹邱兮，尋不死之福庭。注楚辭曰：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曰：因就眾仙於光明也。丹邱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鄉。○元所纂昌氏春秋云。

朱文公謂漢之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

地其說明矣。元所纂朱子九江彭蠡辨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唯國初胡秘監且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則其援証皆極精博。而鄭漁仲謂東淮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亦為得之。

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為九江。

柴桑縣為九江亭。所纂漢書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柴桑莽曰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為洞庭，本於水經。集證水經三十五江水又東至

長沙下舊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注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波。山海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間。淵是在九江之間。而胡晁曾氏因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

下篇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即楚之巴陵。漢之下篇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

全去明里晁說之書改  
此小行常補錄於文日之言之下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元所纂越語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於禦鬼也。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注姑蔑今太湖是也。

當作大末。元所纂左傳哀六年見姑蔑之旗注姑蔑越地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大末孟康曰大音如闡韓退之衢州徐偃王

廟碑姑蔑之角句東。元所纂吳語越王使人告於吳王曰：王其無死民生於地墟大末之里。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角句東。夫婦三百

唯王所安。今句章東海口外洲。元所纂文當作決口。蓋傳寫

之誤。原注唐盧潘引地理志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今漢志云：鑿夷中。集證漢地理志丹陽郡黟縣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師古曰

勳音伊。字本作夥。其音同。續漢郡國志會稽郡大末注左傳謂姑蔑句章注山海經曰：餘句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曰：山在餘姚南。句章北。故二縣

因以為名。句踐欲遷吳王於角東。韋昭曰：縣東洲羅願新安志率山在休寧縣東南四十里。高五十七仞。周二十一里。率水出焉。寰宇記引山海經：漸江

出三天子都在率東。蓋此山也。漢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唐盧潘引此以解山海經率山。今地理志率山乃作蠻中。不可曉。魏按考御覽

六十五引地理志作南率中。率俗作孽。蓋因形近而誤。元所纂越語左傳

濯髮於湯谷兮，晞余身兮九陽。集證文選孫綽天台山賦仍羽人於丹邱兮，尋不死之福庭。注楚辭曰：仍羽人於丹邱，分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曰：因就眾仙於光明也。丹邱，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鄉。○元時蔡昌民春秋云。

朱文公謂漢之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

地其說明矣。元堦案朱子九江彭蠡辨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也。雅國初胡秘監且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則其援証皆極精博而鄭漁仲謂東淮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亦為得之。

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為九江。

柴桑縣為九江亭。所案漢書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柴桑莽曰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為洞庭本於水經。

集證水經三十五江水又東至長沙下舊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注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波。山海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間。而胡晁曾氏因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淵是在九江之間。

下篇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即楚之巴陵漢之下篇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元堦案越語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於禦鬼也。當作大末。折案左傳哀六年見姑蔑之旗注姑蔑越地漢書地理志東陽大末之里。角句東。折案吳語越王使人告於吳王曰王其無死民生於地廟碑姑蔑之墟大末之里。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角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今句章東海口外洲。當作決口。蓋傳寫之誤。

原注唐盧潘引地理志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今漢志云蠻夷中集證漢地理志丹陽郡黟縣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師古曰黟音伊字本作夥其音同續漢郡國志會稽郡大末注左傳謂姑蔑句章注山海經曰餘句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曰山在餘姚南句章北故二縣因以為名句踐欲遷吳王於角東章昭曰縣東洲羅願新安志率山在休寧縣東南四十里高五十七仞周二十一里率水出焉寰宇記引山海經漸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蓋此山也漢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唐盧潘引此以解山海經率山今地理志率山乃作蠻中不可曉攷按考御覽六十五引地理志作南率中率俗作率蓋因形近而誤。元所案越語左傳

吳穆子

此山在餘姚南句章北故二縣因以為名句踐欲遷吳王於角東章昭曰縣東洲羅願新安志率山在休寧縣東南四十里高五十七仞周二十一里率水出焉寰宇記引山海經漸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蓋此山也漢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唐盧潘引此以解山海經率山今地理志率山乃作蠻中不可曉攷按考御覽六十五引地理志作南率中率俗作率蓋因形近而誤。元所案越語左傳

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

齊策燕人與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田單敗燕而反齊地故為棧道木閣而迎以之閣也閣按淮南本經訓延樓棧道即宮室亦有之全云宮室複道見史記漢書甚多九竹界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為濟陰高魚非也左氏

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

魚陂集證水經二十八泗水又東南與楊口合注竟陵城傍有甘魚陂左傳昭公十三年次于魚陂者也○新案書錄解題雜史類鮑氏校定

戰國策十卷尚書即括蒼鮑彪注秦策冷向謂魏冉曰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注未詳疑為濟陰高魚元吳師道校注即引王氏此條以正之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

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愚按黃霸傳入穀沈黎

郡後漢祚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為祚都縣元鼎武帝

二十五年改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武帝四十四年改元天漢四年并蜀為西

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

人冉駹夷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

地節宣帝五年改元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

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原注宣帝紀地節三年十二月省汶山郡并蜀是所案史記大宛傳是時

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諸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犍牂牁汶山郡欲地接邊前通大夏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君為武都犍牁越巂沈黎文山郡班氏以沈黎汶山二郡旋即省并故不列於地理志然汶山之省書於宣帝紀沈黎之并不書於武帝紀亦紀事之疎漏也

荀卿為蘭陵令新案史記荀卿傳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

見漢書地理志今沂州承縣誠齋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

蓋誤以南蘭陵為楚之蘭陵也古靈何氏陳襄全云陳襄安定弟子詩

亦誤

閣按魏地理志蘭陵郡蘭陵縣有首卿家與史記卒因葬蘭陵合

集證晉地理志元康元年分東海置蘭陵郡永嘉之亂淪沒石氏元

帝渡江後幽冀諸州流人相率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置南東海

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按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漢蘭陵唐省入承縣楚

之蘭陵也江蘇常州府武進縣西北有蘭陵廢城此南蘭陵也○元圻案楊萬

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及韓侂胄用事召之不

至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諡文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著誠齋集一百三十卷

書錄解題別集類中古靈集二十五卷樞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襄在任送薦司馬光等

三十三人皆顯於時集序李忠定綱作也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原注隆為銅川令○圻案司馬 阮氏注

上黨有銅鞮縣地理志 龔氏臣明道間人 注隋初置銅

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理志定襄閣按當作樓

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忻

州龔注是也集證隋地理志定襄郡統縣一大利樓煩郡統縣三靜

樂臨泉秀容舊置泗州後周又置平寇縣後周州徙雁

門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郡尋廢十年廢平寇縣十八年置忻州大業初

州廢又廢銅川○元圻案書錄解題儒家類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

又中說注十卷正議大夫淄川龔鼎臣輔之撰龔自云明道間得唐本於齊

州李冠比既本改正二百餘處 案龔注今佚

常大慶故古實疑鄭穆公之子魯僖三十二年亮在魯宣三年與魯文公同崩並世列子曰楊朱為云

孔子伐木于宋園于陳蔡之野孔子作春秋之厄孔子六十三歲死而十之

一十八年列子修之時人皆為初陳蔡之事史記魏文侯之夏之間答則又後于孔子者也持此也第

或宗康王之季第四篇載公孫龍之言是皆我國時事上距鄭穆公三百年矣莊王篇云列子窮

有飢色食有于子鄭子陽曰列子嘗冠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者為乃不好士乎子陽即

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史記鄭世家三十二年報其相子陽死則列子與子陽乃縹緲之時人對向以

以縹緲為縹緲大慶未報遠而為縹緲兒蘇子由古史列子傳之即縹緲之事以為案冠與縹緲

東萊大專記云案高年鄭穆公相如也縹緲遠及列案冠之事如後因皆自任人

中

興於河汾夏設教地也詳見余博湖掌錄 何本載閣云鄭注檀弓西

河云龍門至華陰之地水經酈注屢言子夏石室正在其地與宋汾州無涉

集證水經四河水南出龍門口又南崕谷水注之注云崕谷側谿山南有

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局接闡似是樓遊隱學

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按唐地理志汾州西河縣本隰城肅宗上元元

年更名與子夏西無涉張守節誤○圻案司馬溫公補傳曰晉陽穆公始家河

汾之間中說事君篇楊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

亦誤閣按魏地理志蘭陵郡蘭陵縣有首卿家與史記卒因葬蘭陵合集證晉地理志元康元年分東海置蘭陵郡永嘉之亂淪沒石氏元帝渡江後幽冀諸州流人相率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按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漢蘭陵唐省入承縣楚之蘭陵也江蘇常州府武進縣西北有蘭陵廢城此南蘭陵也○元所案楊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及韓侂胄用事召之不至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諡文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著誠齋集一百三十卷書錄解題別集類中古堂集二十五卷樞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襄在任送薦司馬光等而三十三人皆顯於時集序李忠定綱作也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原注隆為銅川令○折案司馬溫公文子補傳隆字伯高阮氏注

上黨有銅鞮縣地理志龔氏臣明道間人注隋初置銅

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理志定襄閣按當作樓煩始統秀容

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忻

州龔注是也集證隋地理志定襄郡統縣一大利樓煩郡統縣三靜樂臨泉秀容舊置泗州後周又置平寇縣後周州徙雁

門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郡尋廢十年廢平寇縣十八年置忻州大業初州廢又廢銅川○元折案書錄解題儒家類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

中說同州府君九折案中說王道篇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霸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霸王之道盡矣龔氏龔自云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此本改正二百餘處龔注今佚

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虎牢西魏始

改華州為同集證宋書州郡志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實土三郡隋地理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元折案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折案史記儒林傳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文中子之教

興於河汾閣按宋史地理志汾州治西河縣即今更名汾陽縣非古子夏設教地也詳見余博湖掌錄何本載闕云鄭注檀弓西

河云龍門至華陰之地水經鄠注屢言子夏石室正在其地與宋汾州無涉

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牘連局接闕似是樓遊隱學

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按唐地理志汾州西河縣本隰城肅宗上元元

年更名與子夏無涉張守節誤○折案司馬溫公補傳曰晉陽穆公始家河

文中子之教  
子夏居西河  
興於河汾  
文中子之教

之警慮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不願仕也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

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南陽郡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

南至淮陵閩按陵似當作浦入海此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班氏自註文禹貢集解云

淮陵晉猶存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

愚考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原注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永寧元年為淮

陵國○新案小註亦宋書州郡志又攷之兩漢及晉志俱合輿地廣記泗州招信縣本淮陵

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陰今按漢晉有淮

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縣而淮陵郡無淮

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陵也原注廣記漢淮陵故城在淮陽軍下邳縣

寰宇記全云樂史作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

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集證山海經海內東經淮水出餘義鄉西入海淮

浦北水經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閩氏謂淮陵當作淮浦是也經藝考傳禹貢集解二卷存○所著書錄解題地理類太平寰宇記二百

卷太常博士直史館宜黃樂史子正撰起自河南周於海外當太宗朝上之○元所乘史記夏本紀索隱曰桐柏一名大復山漢志淮浦屬臨淮郡後漢志屬下邳郡蔡氏信淮入海至今淮浦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

衣履天下精好也麗華靡也言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臨淄

郡有服官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

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錫

之然猶幾不能勝集證說苑反質篇引墨子檢今墨子無之疑是節用中下兩篇佚文齊俗之

侈蓋自景公始全云今世織造在江浙蘇杭二府而東人之技無聞集證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詔罷齊三服官注李

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纁緹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銷為夏服師古曰緹即今之方目縲也紈素今之絹也輕銷今之輕縲也

之警慮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不願仕也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

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南陽郡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

南至淮陵閩按陵似當作浦入海此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班氏自註文禹貢集解云

淮陵晉猶存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

愚考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原注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永寧元年為淮

陵國所乘小註亦宋書州郡志文攷之兩漢及晉志俱合輿地廣記泗州招信縣本淮陵

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陰郡今按漢晉有淮

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縣而淮陵郡無淮

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陵也原注廣記漢淮陵故城在淮陽軍下邳縣

寰宇記全云樂史作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

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集證山海經海內東經淮水出餘義鄉西入海淮

浦北水經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閩氏謂淮陵當作淮浦是也經藝考博寅禹貢集解二卷存○元所著書錄解題地理類太平寰宇記二百

卷太常博士直史館宜黃樂史子正撰起自河南周於海外當太宗朝上之○元所乘文禮夏本紀索隱曰桐柏一名大復山漢志淮浦屬臨淮郡後漢志屬下邳郡黎氏信淮入海至今淮浦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

思齊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

郡有服官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

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

之然猶幾不能勝集證說苑反質篇引墨子檢今墨子無之疑是節用中下兩篇佚文齊俗之

侈蓋自景公始全云今世織造在江浙蘇杭二府而東人之技無聞集證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詔罷齊三服官注李

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緹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銷為夏服師古曰緹即今之方目縹也紈素今之縐也輕銷今之輕縹也

程氏大昌一條錄左  
唐石元結傳之前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原法音音元次山名浯溪亦

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集證漢地理志靈門縣有高原山壺山浯水所出今山東莒州西南有靈門

廢縣 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天寶十二載舉進士復舉制科會代宗立巧侍親歸

樊上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

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 程氏大昌演繁露十四世傳浯溪本無浯字元結自名

之恐不然也說文浯水琅邪靈門縣壺山東北入瀕從水吾聲則浯非結所自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

令為聖令烏鹵為斤鹵關按河渠書以引漳水溉鄴為西門豹

時皆為鄴令皆鑿十二渠利民故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括

地志亦云爾○所案漢書溝洫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

鄴旁千古烏鹵今生稻梁呂覽先識覽樂成篇民歌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

決漳水灌鄴翁終古斤鹵生之稻梁後漢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所分漳

水為支渠以溉田水經十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而呂覽謂史起曰

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南而西門豹弗知用何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

西通武關而無鄖關鄖當為洵洵水上有有關在

金州洵陽縣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

利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之集證今

州東有武關湖北鄖陽府鄖陽縣西有廢長利縣鄖關在焉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服昭十五年左傳而周不知

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齊案唐書地理志河北道

皆置大都督府北狄傳契丹本東胡種至元魏自號契丹臣於之案廢

咸通中部落寔彊光啓時入寇幽薊劉仁恭討之十年不敢近邊及幽

鎮亡而契丹之患始熾齊案五代史晉高祖紀天福元年唐廢

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鷹門與唐兵戰敬瑭大敗敬瑭

即位以幽涿薊檀順瀛漠蔚朔雲應新媯武襄州入于契丹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矣全云感燕雲



全云蜀記本不足據。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

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

之士為漢武求仙之處集證玉海一百六十二唐太宗實錄正觀十九年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成

備有祠室瑩域帝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為漢武求仙之處其地俯臨大海長瀾接天巉巖峻石奇怪之狀帝製文刻於石○元所案史記封禪書李少君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

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其說本揚雄蜀記疥

文選左太冲蜀都賦曰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劉淵林注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相獲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推譽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

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愚謂岷番載于禹貢庸蜀見于

牧誓非至秦始通也子通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其後置蜀郡以李冰為守

集證云見唐六典注通典謂晉郭璞注三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鄠氏注引枝

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集證云見唐六典注通典謂晉郭璞注三

卷後魏鄠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

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

名漢書地理志東郡壽良應劭曰世祖父叔名良故曰壽張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

帝更名安帝更名曰臨濟荷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

更名山陽莽曰湖陸應劭曰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陵後漢郡國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注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

章帝復其號案此則前後漢汾水過永安則羸縣順帝更名

前漢曰順帝改曰永安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

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

漢中立魏興郡並見卷二十七沔水條下○闕按王禕水經序於立魏興郡下有又云江水又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

此四行仍作於本口下

錢氏大所曰王氏所引武侯壘永安宮簿骨律鎮城諸條皆注之瀾入經文者

集證云見唐六典注

通典謂晉郭璞注三

卷後魏鄠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

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

名漢書地理志東郡壽良應劭曰世祖父叔名良故曰壽張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

帝更名安帝更名曰臨濟荷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

更名山陽莽曰湖陸應劭曰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陵後漢郡國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注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

章帝復其號案此則前後漢汾水過永安則羸縣順帝更名

前漢曰順帝改曰永安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

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

漢中立魏興郡並見卷二十七沔水條下○闕按王禕水經序於立魏興郡下有又云江水又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

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為也一段似王氏原文為今刊本鈔本所遺殊可惜特補於此全云是歐陽主齋序文非王語軍證按永安宮昭烈託孤及北縣曹氏置兩條出歐陽主齋蔡正甫補正水經序載元文類中又攷玉海第二十卷此段實非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晉武帝初元五年

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東至又東北逕長樂郡棗強縣故城東

五十三字宋本並訛作經文推尋文意乃叙隋志云郭璞注而不張甲河左右瀆注文也

著撰人舊唐志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

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為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

撰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

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屬氏附益歟案錢氏大昕曰

墨永安宮薄骨律鎮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

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

為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

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

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

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

皆非本文顏之推家訓書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

注解疏略多迂怪今郭注不傳闕按漢地理志班固自注引

有撰著故後人以水經歸之與至作郭璞撰可一言以折曰璞注山海經引

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何云焯按地理志引桑欽言者六敦煌郡效

穀下乃小顏注也玉海第二十卷并載之故闕又亦誤作七又云歐陽元功

水經補正序云近代宇文氏以為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集證歐陽元

補正水經序按隋志有兩水經一郭璞注一屬善長注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屬注無所言撰人則緊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屬注四十卷亡其五因未知兩水經之一在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為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為東漢順帝後人以疑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



梁書殿芸傳芸字灌疏  
陳郡長平人勵精勤學博  
給厚書歷官秘書監司  
徒左長史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

名非南陽郡也閩按南陽為墟名出異苑注杜者不甚遵之全云

曰隆中則非墟明矣漢晉春秋云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

素問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執而

左温坊案書錄解題醫書類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黃帝與岐伯問答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

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

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

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

非但見於此碑也集證後漢賜傳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

陽公集古錄跋尾右漢袁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摩滅陳國扶樂人也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東之等舉

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坊案通鑑唐中

正月癸卯張東之等迎太子從至元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

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

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

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

天人之望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

出坊案通鑑注曰臯陶引河墨子曰舜漁獲澤今墨子尚

賢篇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即獲

字集證漢地理志河東郡有獲澤通典云澤州陽縣有獲澤水今山西澤

州府陽城縣西有故獲澤城西北有獲澤水合流沁水坊案後漢書馮

宋給事劉  
敬叔撰  
梁書殿芸

梁書殿芸傳芸字灌疏  
陳郡長平人勵精勤學博  
給摩書應官祕書監司  
徒左長史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

名非南陽郡也閩按南陽為墟名出異苑注杜者不甚遵之全云

曰隆中則非墟明矣。所案書錄解題小說類殿芸十卷宋殿芸撰邯鄲書目

素問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

左温坊案書錄解題醫書類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黃帝與岐伯問答

漢衣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

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

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

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

非但見於此碑也集證後漢賜傳光和元年前有虹蜺晝降於嘉

陽公集古錄跋尾右漢衣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摩滅陳國扶樂人也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東之等舉

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坊案通鑑唐中

正月癸卯張東之等迎太子從至元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

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

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

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

天人之望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

賢篇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即漢

字集證漢地理志河東郡有漢澤通典云澤州陽縣有漢澤水今山西澤

州府陽城縣西有故漢澤城西有漢澤水合流沁水坊案後漢書馮

同十國通志曰...

水經注

引墨子曰舜漁漢澤今墨子尚

衍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幼有奇才年二十博通羣書更始二年工年道  
鮑永安集北方衍曰計說永永呂衍為立漢將軍世祖即位遣使招永衍疑不  
肯降審知更始已歿乃罷兵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立功任用呂衍  
為曲陽令衍不得志乃作賦言命其篇曰顯志

漢王嘉傳為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今蘇州

宣城郡南陵縣原注宣城縣屬丹陽郡何云貢父云南陵南陵

屬京兆文帝七年置見地理志顏注不攷地理志何邪集證

按史記景紀二年置南陵風俗通正失篇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文帝先太后崩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非也三輔黃圖文帝母薄姬薨在霸陵南故曰南陵○并案漢書王嘉傳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察廉為南陵丞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唐書地理志關內道京兆郡領縣二十無南陵蓋京兆之南陵唐時已廢而江南道宣州宣城郡有南陵遂據唐時之郡縣以入注而不攷地志以致誤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為雍州之山晁氏謂

冀州之呂梁山也蔡氏集傳從之原注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

明白闕去按朱子不甚分明之言最精○并案梁岐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

北四十里之岐山也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于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者為梁山汾州府考義縣西之孤岐山一名薛頡山者為岐山然二山去河甚遠不得為河水所經曹叡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并言于冀得此可以釋蔡氏之疑宋毛晃禹貢指南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導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為冀州之地也

賈誼書曰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

東諸侯也壹通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斬案秦昭王詐

楚懷王入武關伏兵函谷在陝西靈寶以限北諸侯秦魏信陵君率

五國之兵乘勝逐秦兵至函谷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

侯黃楚漢之際魏王豹威兵蒲坂塞臨晉韓信陳船欲渡臨晉即此○集證按武關在今陝西雋南縣函谷在今河南靈寶縣臨晉在今陝朝邑

縣○并案陳振孫曰賈子書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論末為帝湘賦餘皆錄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

全云元和郡縣志李吉甫作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

客貧辛波路壯濶其辭奇麗超絕翰墨畦逕

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

所案詩品曰鮑令暉歌往往斷絕清巧擬古九勝昭常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太雷在舒州望江

縣集證隋地理志同安郡望江縣陳置大雷郡開皇十八年改名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

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

温嶠書無過雷池一步原注積雨為池謂之雷池東入於江為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

因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鮑參軍集十卷宋鮑照撰照字明遠東海人晁公武讀書志作上黨人蓋誤讀虞炎序中本上黨人之語照或作昭蓋唐人避

武后諱所改梁書鍾嶸傳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選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隋書經籍志總集類鍾嶸詩評三卷或曰

詩品晉書庾亮傳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余仕於吳郡閩按仕吳郡乃淳祐登第初差監平江百萬東倉也嘗見長洲宰其園扁

吳郡文粹載唐方干元稹詩米友仁記

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城案左思吳都賦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劉遵注書枚乘上書曰夫漢諸侯方輸錯出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

栗西向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園中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

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

太倉在此案此後漢書續郡國志文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

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為吳苑韋昭以為長洲在

吳東案漢書枚乘傳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濞之謀為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乘復說吳王曰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

子夫漢并二十四郡方輸錯出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呂離宮不如長洲之苑注服虔曰吳苑韋昭曰長洲在吳東

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据乎曰隋虞綽撰長

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所作也案隋書文學傳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晉玉廣引

為學士太業初奉詔與虞世南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

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

原注元和郡縣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當從郡國志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蓋取越絕書吳越春秋走犬長洲之文以名縣亦非鑿空又漢王莽傳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洲此則與元和志所云長洲苑同指在蘇州而言非東陽也果屬東陽不得冠以會稽古人文字密集證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濟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按此指在蘇者言

### 殺胡林在樂城縣

原注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孤因以名之續通典云唐天后時襲突厥羣胡死於此故以名之集證唐地理志鎮州常山郡樂城縣本隸趙州大歷三年來屬張舜民使此記契丹怒晉出帝不稟北命擅登大寶自將兵南下執出帝北歸于鄴西愁死崗得疾至樂城殺孤林而崩愁死崗者本陳思王不為文帝所容於此悲吟號為愁思崗訛為愁死殺孤林者村民林中射殺一孤因以名之并系書錄解題典故類續通典二百卷翰林學士承旨大名宋白太素等撰

隋牛宏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晉

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隋唐志通典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

全云續通典宋白作又云柳公綽時僧孺為奇章公以此是所繫隋書牛宏傳宏字里仁安定鵠舡人在周襲封臨涇公開皇初授秘書監進爵奇章郡公唐書牛僧孺傳僧孺字思黯隋奇章公宏之裔工屬文第進士相穆宗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

### 諸子

漢志一會子十八篇何云疑曾子之書已亡後人採大戴記偽為之今世所傳視漢

亡八篇矣此晁氏讀書志之說十篇見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

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記

雖或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所案今所傳有宋注

二篇四庫全書著錄脾字處微續溪人朱子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曰世傳曾子書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晁氏讀書志子部儒家類曾子二卷漢藝文志曾子十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十篇卒也者題曰傳述本豈樊宗師歛視禮禮子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孟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實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和清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

太史公序歷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翹忽出曾子天圓章原注曾子云其

獨取大戴禮十篇充之劉清之謂其言行雜見者為曾子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

記云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

是時尚存薛常州名季宣字士龍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

壽考乎闕按言苟變事出孔叢子自不足信集證隋志論語類孔叢

家有孔甲盤孟書二十六篇意者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孟書連叢即漢志

孔臧書而其子孫或續之也○所案孔叢子居衛篇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

家語三恕荀子宥生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敬器焉

韓詩外傳三說苑敬慎皆云觀於周廟有敬器焉晉

杜預傳云周廟敬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當以周

廟為是闕按南史祖沖之傳亦云造敬器獻竟王子良與周廟不異

集證按北齊魏收傳亦云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敬器

留後俾諸來喬傳之坐右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

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

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

言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

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集於魏文帝時漢七

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載家語觀周篇蓋六篇之一也集證魏志劉

才黃初中為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隋書經志雜家

皇覽一百二十卷繆下等撰漢藝文志政察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王

胡文定名安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

之韓詩外傳九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

曰二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

步姑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某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其為欲當之者也。某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

新案荀卿非十二子篇謂它豈魏牟陳仲史鮒墨翟宋鉞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也

韓

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

何云韓嬰詩外傳嘗

引孟子求放心之論所以止云十子不盡與荀卿同也 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

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

此新案賈同責荀文宋能辨晰及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鮒不如盜也陳仲子

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為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鮒

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新案法言君子篇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悅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荀曰新浴

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

之焦焦本云元受人之桀桀者哉新案今本荀子焦作焦楊倅注焦

荀卿適楚在屈原後新案屈原卒於楚頃襄王時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在考烈王八年考烈王頃襄王太

也子完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何云曰吾聞之則述古語矣

元折葉說苑說葉之曰新沐者必振冠新浴者必振衣

荀子大略篇非其人而教之齊楊倞注齊與資同盜糧借賊兵也獨

不知李斯韓非乎

成相荀子篇名曰禹傳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

陶橫革直成為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

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

愚嘗考之呂氏春秋慎符論求人篇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

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孟陶即

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折案盧氏文裕曰窺或本是窺

字與成音近橫革即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原注之交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

益。折案小註引世本宋衷見陸德明易井卦釋文

王霸篇畢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皋牢猶牢籠

也何云古人多書皋作畢一字也天官書黃澤作澤集證楊倞註畢牢未詳畢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牢牢又按益為皋陶之子列女傳作畢子。折案列子天瑞篇畢如殷敬順釋文音皋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何云三見而不言其亦遠乎人情矣此腐儒偽撰也全云不言者事耳非竟無言也

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

可與言也大略篇此莊子外篇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

意也消

荀子不苟篇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

之語本此折案唐杜牧作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

折案大戴記作備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

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何云非此書幾不復見五泰之文矣。折案賦

篇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

篇曰弃其後世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諸占之五泰楊  
偉註五泰五帝也謝金圃師校曰五泰宋本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  
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合古音帝字  
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  
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採熙寧舊本亦未為善  
當按詳攷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為五帝而刪注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何云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堯存心於

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  
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  
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  
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  
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  
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

鑿江通於九派醜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  
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見君道篇又曰湯稱學聖王之道

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  
若捨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

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而

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  
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見建司馬

公為獻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其  
必賢於文景遠矣闕按欲以河間獻王德代杜子春祀兩廡以有

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其謂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河間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

篇曰弃其後世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諸占之五泰楊  
倥註五泰五帝也謝金圃師校曰五泰宋本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  
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合古音帝字  
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  
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  
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採與寧舊本亦未為善  
當疾詳攷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為五帝而刪注  
文何云此校勘者所當知○元所集荀子賦篇曰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何云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堯存心於  
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  
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  
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  
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  
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  
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

鑿江通於九派醜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  
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見君道篇又曰湯稱學聖王之道  
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  
若捨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  
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而  
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  
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見建司馬  
公為獻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其  
必賢於文景遠矣闕按欲以河間獻王德代杜子春祀兩廡以有  
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其謂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河間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

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  
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圖則心說矣  
云闕氏謂河間獻王當從祀孔廟以其有功周禮為最先予謂獻王豈特有  
功周禮一經哉以毛長為詩博士則毛詩之傳其功也貫公為春秋左氏博  
士則左氏之傳其功也漢廷未立學官河間已有博士其功大矣至其所集  
雅樂武帝存而不御以致元成時鄭聲繁興然王禹宋魯猶能明其義者使  
哀帝能立之學官樂豈亡乎所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呂孝景  
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所得書  
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  
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武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  
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闕三十餘事其對推  
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司馬溫公河間獻王贊曰景帝之子十有  
四人果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  
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  
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實之篇詩書之序

亦然所案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法言十卷司馬先集註時惟  
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秘之註尚存故先衷合四家增以已意各以其  
姓別之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不  
知書序為偽孔傳所移詩序為毛公所移乃謂子雲親旨反列卷末甚非聖

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繆然先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

老泉太元論曰疑而問問而辨問辨之道也揚雄之

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

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與謝民師書亦

謂太元法言雕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何云以揚子為

無得不可也其言則可以為監矣唯所案漢書揚雄本傳贊其意欲求文章  
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法言吾  
子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宋咸序  
曰新宗元刑定雖釋三而不終盡其已誤子厚蓋有取乎法言也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揚雄劇秦美新文見文選矣

司馬公雖曲為之辨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所案

法言考至篇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司馬溫公迂書  
謂莽自況伊周則與之況黃虞則不與也其志將曰為伊周而止斯可矣不  
止而至其伊周豈然哉朱子作通鑑綱目於書曰莽大夫揚雄死

全云文人講道其語不  
擊况欲擬經孟悖矣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

考至

注云半通闕

原注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

注十三州志曰有秩番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全云原注是正文○  
并案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  
荀或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曹操軍事著論名曰昌言捐益篇曰井  
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  
三辰龍章之服章懷注十三州志曰有秩番夫得假半章印說文綸青絲綬

美靈根閉朋牖太元之心學也

何云亦老子之學集證太元  
養初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

日藏心於淵神不外也守初一閉朋牖守元有測曰閉朋牖善持有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

十有二焉

所案魏相篇子謁見隋主一  
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

按唐會要武德元年

五月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

并案唐皮日休  
文中子碑曰文

中子姓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  
數為中說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  
其高第弟子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元齡惜乎德與命乘不及觀  
吾唐受命而沒

陳氏書錄解題中說注十卷  
正義卷之四川冀鼎巨類之撰  
李格非跋云整自謂明道間  
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之本  
改正二百餘處

詩失於齊魯

并案地篇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  
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

當從龔氏

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上文已言齊韓毛鄭

詩之末也不當重出

元所案中說天地篇  
書錄解題云

封禪秦漢之侈心

并案王道篇封禪之費非古也  
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此河汾篤論

也房魏學于河汾

并案唐司空圖文中  
日房魏數公皆為其徒

而議封禪之禮

不以為非梁有其為守臆說承梁有謂憇而唐無

憇焉曾謂房魏不如憇乎

并案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四年十  
一月百官復表請封禪詔許之更命

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為封禪使十五年四月詔以來年二月有  
事于泰山五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起居郎褚  
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綱目先是羣臣再請封禪上命顏師古議其禮  
房元齡裁定之范氏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皇始古未有也太宗方明而佞者  
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為非也後議其禮徵亦與焉高宗明  
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世俗之感可勝歎焉梁  
書許憇傳憇字昭哲高陽新城人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  
祖將欲行焉憇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緯鈞命決云封于

泰山禪子梁父此緯書曲說非威德事不可為法上嘉納之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

閉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兮王

逸注閉心捐欲也柳案說苑政理篇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

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

柳案王通篇于謂荀悅史于史于謂陸機文于文于皆思過半矣又曰顏延之王儉任防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天地篇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事君篇子曰陳思王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柳案問易篇史道興而經道廢矣記註當作

注記注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

言事蓋今起居之本漢武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

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

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何云此論不謂厚齋

曰誣阮逸謂若裴松之註三國恐非已發之○柳案左傳

晉侯使鞏朔獻捷于周王辭焉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則左右史非實錄也久矣

張元素問禮相見魏注云史傳未見元素蒲州人唐書有

傳注以為未見非也何云註最疎略當時隋書舊唐書想民間

上聞右庶子張元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上嘗問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元素恥之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見王此叔恬之言也

原注元魏之君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佳兵不已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也何云此論未為非周人之先固自窳於戎狄之間矣全云原注是正文又云深寧非以其戎狄而外之也惜其治之未善耳何說繆○柳案叔恬名暹通本弟魏書高祖孝文紀稱帝聽覽政事從諫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每言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御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誠得致治之要其太子恂之廢也因恂苦河洛暑熱與左右謀召牧馬輕騎奔代中庶子高悅道諫于恂之廢也因恂苦河洛暑熱文常誠恂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其教子亦有方



矣惟好用兵以致不祥故至孫孝明帝之崩亦朱榮乃有謀廢立之禍  
文中子補傳二弟凝績叔怡即凝之字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

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谿魏相注云王績字無功通之弟嘗題

詩黃頰山壁愚按負苓者傳王績作見唐文粹九十九文中子講道

於白牛之谿當從龔本子集三卷唐王績撰唐志載績集五卷陳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

元圻案天地篇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天子曰眇然小手所以屬於

人曠然天子獨能成其天禮樂篇自太伯虞仲以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文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以為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闕朗篇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曰舉一綱眾目張弛一機萬事隨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周公篇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子曰會逢其適也馬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王無功為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

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為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

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

其始孰知其終折繁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傲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

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績愛其真徒與相近于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權甚仲長先振孫云其友呂才撰訪遺文編成五卷為之序今本止三卷或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采績詩文彙為此編王績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谿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瞞瞞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收曰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速者文矣以為文王病也負苓者曰文王為我義氏病甚者也安得瞞瞞而僂文王負其

有無位作汾亭之操所案中說禮樂篇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在山澤而有廊廟

之志子驟而鼓南風曰嘻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遂作蓋孔氏龜山之流也所繫琴操李桓子受女樂孔子

汾亭之操山操曰子欲望魯兮龜山蔽

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吾嘗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

矣惟好用兵以致不祥故至孫孝明帝之崩介朱榮乃有謀廢立之禍  
文中子補傳二弟疑績叔怡即凝之字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

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谿魏相注云王績字無功通之弟嘗題

詩黃頰山壁愚按負苓者傳王績作見唐文粹九十九文中子講道

於白牛之谿當從龔本子集三卷唐王績撰唐志載績集五卷陳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

元案天地篇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天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

人曠然天子獨能成其天禮樂篇自太伯虞仲以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先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以為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闕朗篇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曰舉一綱眾目張弛一機萬事隨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周公篇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王無功為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

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為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

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

其始孰知其終

折案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做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

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棲子結廬北渚績愛其真徒與相近于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懼甚仲長先生傳先生諱子光字不曜人有請道者書老易二字示之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

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

元案中說禮樂篇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在山澤而有廊廟

之志子驟而鼓南風曰嘻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遂作蓋孔氏龜山之流也折案琴操李桓子受女樂孔子汾亭之操山標曰子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吾嘗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

文中子補傳

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谿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逸乎揚班之儔也此賦今不傳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原注可附中說注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州集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

元州集卷中說天地篇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百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

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久有端緒音若棟簷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與

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

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

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沈約詩苑類格三卷李淑撰唐書李百藥傳字重規

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入唐官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為子所撰齊史行於時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撰四聲譜高祖

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南史陸厥傳時感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彦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集證魏慶之詩人王肩沈約謂詩病有八一日平頭謂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謹樂莫具陳今謹皆平聲日樂皆入聲二日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三日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四日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五曰大韻謂如聲鳴為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榮字六曰小韻謂除大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七日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內兩字疊韻為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為旁紐如流久為正紐流柳為旁紐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前

述長子福獎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

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潛之季子為諫議大

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

於文藝傳者勳勳助勸原注太原府君名三子而教焉

福祚福時福獎書此以補世家之闕坊案杜淹字執禮如晦之叔

疑即福郊也傳王勃字子安兄勳弟助皆第進士助字子功初勳勳皆著才名故杜易

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勳又以文顯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王績北山賦自注云

吾兄仲淹以大業十三年卒於鄉時年三十三門人謚為文中子楊炯王勃集

序稱祖父通隋秀才高第大業末退隱於龍門世多也門人謚曰文中子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

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

恥歸於洛陽坊案司馬溫公文中子補傳六世祖元則元則生煥煥

甚重之官并州刺史封晉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坊案

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始則晉陽之開國

周公篇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

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

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擬擬階庭禮

樂生徒杞梓山似尼邱泉疑泗涘又云此溪之集

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

南薛收太山姚義坊案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餘

人稱為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

理達方莊周坊案人多至公輔而文中子之道未行

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何云門徒當鄭毅夫全云論中

說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隋文帝十二年通時年

八九歲未有門人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

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集證晁氏讀書志通生於開皇四年

門人通仁壽四年常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按龍川文中子引云文

中子沒於大業十三年則年三十二

賦云樹即環林門成關里  
姚仲由之正色薛注周之  
言理

夔李德林見于與之言退而有憂色門人問子曰素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夔言聲而不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後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露襟馬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開皇十年出為湖州刺史轉懷州刺史歲餘卒官

關子明全云太和已改元太和當宋順帝昇明元年中見魏孝文

如存於開皇中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集證晁氏志云自太和丁巳至

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折葉中說關朗篇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而有

問禮於子明折葉杜淹文中子世家云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于東海李育問禮于河東關子明

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折葉隋書薛道衡傳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也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進位上開府仁壽中出檢襄州總管有子五

年出襄州折葉隋書薛道衡傳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也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進位上開府仁壽中出檢襄州總管有子五

人收最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折葉通鑑隋文帝紀仁壽三年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

二策上不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折葉中說禮樂能用罷歸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往事之無失也

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為門人

中人可也何云讀書志亦兼採鄭說

讀史首見之

又曰馬氏以昭烈於中山孫王族屬疏遠抑之不使紹漢統則未知其

玄取之意也諸葛多距中山孫王終三石伯年草庵飲蓋之時以

稱元德為帝室之中豈不投而之乎或乃推獎首殘竟者曹操

至招孫取天下於羣盜死取之於漢室而抑正蜀之不相不似

張巨山何云巨山名嶧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

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

古字如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眾召忽曰百歲之

後吾君下世犯吾所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

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

全云凶商  
此小行勞補在區文商

夔李德林見子與之言退而有憂色門人問子曰素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夔言聲而不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後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露襟馬隋書存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開皇十年出為湖州刺史轉懷州刺史歲餘卒官

關子明全云太和已改元太和當宋順帝昇明元年中見魏孝文

如存於開皇中間亦一百二十歲矣集證晁氏志云自太和丁巳至

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折葉中說關朗篇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而有

問禮於子明折葉杜淹文中子世家云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于東海李育問禮于河東關子明

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折葉隋書薛道衡傳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也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進位上開府仁壽中出檢襄州總管有子五

年出襄州折葉隋書薛道衡傳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也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進位上開府仁壽中出檢襄州總管有子五

人收最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折葉通鑑隋文帝紀仁壽三年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

二策上不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折葉中說禮樂能用罷歸

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往事之無失也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為門人

抑又可知也何云讀書志亦兼採鄭說

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闕以

實有天下將治之象折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世說新語三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

義慶事迹具宋書孝標名竣以字行事迹具梁書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聲於劉向其書已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為新語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

張巨山何云巨山名嶠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

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

古字如况作兄釋作澤此類甚眾召忽曰百歲之

後吾君下世犯吾所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

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

全云凶朗  
此小注考補校區文高

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闕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夔李德林見子與之言退而有憂色門人問子曰素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夔言聲而不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後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露襟焉隋書存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開皇十年出為湖州刺史轉懷州刺史歲餘卒官

關子明關明太和已改元太和當宋順帝昇明元年中見魏孝文

如存於開皇中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集證晁氏志云自太和丁巳至

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折案中說關朗篇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而有

問禮於子明折案杜淹文中子世家云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于東海李育問禮于河東關子明

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折案隋書薛道衡傳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也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進位上開府仁壽中出檢襄州總管有子五

年出襄州折案隋書薛道衡傳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也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進位上開府仁壽中出檢襄州總管有子五

人收最折案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折案通鑑隋文帝紀仁壽三年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

二策上不能折案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折案中說禮樂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往事之無失也

抑又可知也何云讀書志亦兼採鄭說

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闕以

實有天下將治之象折案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世說新語三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

義慶事迹具宋書孝標名竣以字行事迹具梁書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深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為新語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

張巨山何云巨山名嶧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

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

古字如况作兄釋作澤此類甚眾召忽曰百歲之

後吾君下世犯吾所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

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夔李德林見子與之言退而有憂色門人問子曰素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夔言聲而不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吾所以憂也門人退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露襟馬隋書存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開皇十年出為湖州刺史轉懷州刺史歲餘卒官

關子明全云太和已改元太和當宋順帝昇明元年中見魏孝文

如存於開皇中間亦一百二十歲矣集證晁氏志云自太和丁巳至

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折業中說關朗篇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而有

問禮於子明折業杜淹文中子世家云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十一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于東海李育問禮于河東關子明

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折業隋書薛道衡傳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也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進位上開府仁壽中出檢襄州總管有子五

年出襄州折業隋書薛道衡傳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也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進位上開府仁壽中出檢襄州總管有子五

人收最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折業通鑑隋文帝紀仁壽三年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

二策上不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折業中說禮樂能用罷歸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

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往事之無失也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為門人

讀史者見之何云讀書志亦兼採鄭說

又曰馬氏以昭烈在中山孫王族屬疏遠抑之云使紹漢統則未知其

言取之意也諸葛多距中山諸王終三百年草庵飲蓋之時即

稱元德為帝字之曹豈無按而云乎哉乃推獎首殘寃者曹孫

至謂孫取天下於羣盜死取之於漢室而抑正蜀之主相不少假偽

於孔明此伐又必入寇者之上獨何哉

張巨山何云巨山名嶠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

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

古字如况作兄釋作澤此類甚眾召忽曰百歲之

後吾君下世犯吾所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

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

全云出師  
此小行字補在臣文前



其文曰五施五七三十一  
而至於原云

謂召忽謂管仲為兄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  
之命小問甚陋不可偏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  
本云房元齡非也闕按張巨山名嶧襄陽人官敷文閣待制見宋史  
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所案書錄解題張巨山

集三十卷嶧為司勳即官金人再取河南秦相惶恐上章引伊尹善無常主及  
周任不能者止之文以自解嶧之筆也秦德之遂擢修注掌制今四庫書目作  
紫微集蓋從宋史藝文志唐書儒學傳尹知章絳州翼城人馬懷素結定秘書  
秦知章是正文字於易老莊書尤懸解管子註唐志宋崇文總目晁氏讀書  
志皆作尹知章陳氏書錄作房元齡鄭樵通志又云尹知章註十九卷房元齡註  
二十卷晁氏讀書志以為房元齡註尹知章所託今考房尹本傳皆不載其註  
管子或亦不出於尹手未可知也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原注施者  
大尺之名。漬田

悉從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原注謂立君以主之手  
常握此地之實數  
手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  
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蓋有激云

地員篇正作匡此避宋諱宋史呂惠卿傳立手實法用弟曲陽尉和  
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上其家之物產官為注籍尺椽寸土檢括無遺  
下至雞豚亦徧抄之許告隱匿賞以貲三之一民不勝困

傅子全云  
名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

尤鄙俗所案傅子語劉  
怒通鑑外紀引之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

其民以術傾隣國有不貨之寶石璧菁茅之謀見輕  
重丁

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所案書錄解題別史類古史六十卷  
蘇轍撰因司馬遷之舊上觀詩書下

致春秋及秦漢雜錄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朱子語類管子非仲  
所著仲任齊政事甚多稍聞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開工夫著書底人其書  
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并附以  
他書宋葉適水心集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嫱西  
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理小匡  
篇呂

氏春秋審分覽  
勿躬篇云臣不若弦章按說苑弦章在景公

傅子晉曰赫校尉鷓鴣酥  
子壯地傅元秩隋唐志皆  
載有傅子一百二十卷字  
傳載五卷皆非久佚也  
四庫石從承宋大典所載  
篇綴總為一卷此條蓋五  
亡篇

時當以管子為正

何云後方論說苑多誤奈何取以為證○并案說苑君道篇晏子沒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此王氏所據也君道篇又云晏子對景公曰昔先君桓公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一篇之中而前後互異說苑果不可據王氏偶未詳攷耳新序雜事篇又云臣不如弦寧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

元并案管子五行篇黃帝得六相

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理故使為厚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劉起通鑑外紀引用此文惟蚩尤改為風后史記五帝紀蚩尤作亂黃帝禽殺蚩尤帝王世紀黃帝使力牧神皇討蚩尤氏擒于涿鹿之野周書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皆不云為黃帝相而風后之名見於史記帝王世紀論語爾雅諸書故劉道原改之

弟子職漢志附於孝經

折學漢書藝文志孝經十一家弟子職一篇註應劭曰管仲所作

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

教之

闕按馬公驥以為蓋古塾師教條管子之作內政以教士之子者爾爾蓋本朱子語○并何云馬驥云管子作內政用以教士之子者爾蓋本朱子語○并

漢書藝文志云案國語管子曰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又管子曰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

勝以喪禮處之

第三十

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

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第二十七

獨得諸河上

公而古本無有也傳奕能辯之

折案此晁景迂劇時記文四庫全書提要晁公武讀書

志曰太史公謂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葛洪謂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帝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詰問之即授素書道經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云云然隋志道家載老子道德經二卷河上公注又載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亡則兩河上公各一人兩老子注各一書戰國時河上公書在隋已亡今所傳者實漢河上公書耳隋書經籍志道德經二卷今存唐志傳奕注老子二卷今四庫書不著錄迨畢氏沅道德經攷異自序謂所見老子注家不下百餘本其舊者數十本唯唐傳奕多古字古言且為世所希傳故就其本互

加參校云云今改第三十一章後引王氏此條案曰今所傳王弼本獨此章無  
注故晁云爾然獨未嘗明指其非是也第二十七章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  
人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攷云河上公王弼作故無棄人故無棄物淮南子同  
奕然則傳奕未以此文謂非老子本書也豈晁氏所見傳奕註本非即畢氏所  
據之本耶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第五十九章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

於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

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原注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為復

方伯暮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

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

於道德亦過矣折東坡韓非論云太史公曰申子早卑施於名實  
韓子引繩墨切是非其極慘數少恩皆原於道德之  
事情明

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  
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

堅決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何云此荆公莊周論之  
咄餘又云朱子與黃直

卿手畢曰伯暮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  
詩數篇耳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氏目為高弟蓋  
據放翁所作墓誌而云此條亦具載墓誌中伯暮名錄一名伯休莆田人移居  
依朱子於建陽說所案一名伯休四字從闕本增東坡韓非論云

容齋續筆九老子之後十有三  
王弼注曰十有三秋之序  
極十分之三身而致生之厚  
子由以謂生死之道十言之三  
已乎老子言九不富貴去彼  
宋那祖宿朋宴後老氏猶生其後  
而宜亦取河上公解曰西風九氣

生之徒十有三第五十三章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集證今本道德  
經無此二語此即舜禹

宋那祖宿朋宴後老氏猶生其後與西風九氣  
而宜亦取河上公解曰西風九氣

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

加恭校云云今改第三十一章後引王氏此條案曰今所傳王弼本獨此章無注故晁云爾然弼未嘗明指其非是也第二十七章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故云河上公王弼作故無棄人故無棄物淮南子同矣然則傳奕未以此文謂非老子本書也豈晁氏所見傳奕註本非即畢氏所據之本耶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第五十九章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

於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

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原注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為復

方伯暮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

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

於道德亦過矣折東坡韓非論云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是非其極慘數少恩皆原於道德之事情明

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

堅決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何云此荆公莊周論之唾餘云朱子與黃直

卿手畢曰伯暮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氏目為高弟蓋據放翁所作墓誌而云此條亦具載墓誌中伯暮名籍一名伯休莆田人移居依朱子於建陽元所案一名伯休四字從闕本增東坡韓非論云

生之徒十有三第五十章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集證韓非解老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支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折案陳振孫曰石林老子解從之容齋續筆云宋即趙廣朋宴語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謂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二句也自王介甫

始原注朱文公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皆一義常無欲是說無欲○折案晁氏讀書志道家類王安石注老子二卷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致意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皆於有無字下斷句與元儒不同朱子後歎向老子道可道者或欲以常有為清之何足儒者有如此做者不妄貼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集證今本道德經無此二語此即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

此乃朱子所注之詞也

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

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道篇

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

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陸德明曰谷河上本作浴云浴養也見釋文後漢陳相邊韶建老子碑銘引亦作浴神是與河上本同見錄釋馬公歸傳史云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原注序曰亦曰計然其書稱平王問道

潤珠在淵而岸不枯荀子勸取之譬若積薪燎

後者處上汲黯取之再實

馬公歸傳史云谷神列子引  
黃帝治世或云五千言古者  
是謂而老子持之三教論曰五  
千文者宏成而說老子者其  
蓋述而不作也然其引宏成  
氏曰陰日無歲年外年內別  
容成氏固有名矣

之木其根必傷符言明德后取之後漢書后紀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援女也明帝崩

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

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

舒取之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

班固戲答賓杜甫同谷詩韓愈論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

欲圓行欲方微明孫思邈取之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莊孟詵

務故欲大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

自然

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今考又陸抗取之

三國志吳陸抗傳抗字幼節抗聞都下政令多關欲治之主不世出

此二子也吉取之東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為諫大夫上疏言

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東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為諫大夫上疏言

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上仁枚乘取之東漢書枚乘傳乘字叔淮

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謀逆乘奏書諫曰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云云山有猛

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上德鄭昌取之東漢書蓋寬饒傳諫大夫鄭昌

而為文吏所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云云文之所加者深則

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下德班固刑法志取之

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

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微明越絕東德序外傳記曰夫

踐至賢種昌為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劉子貴言取之乳犬

之噬虎伏雞之搏狸上德何休注公羊莊十二取之又

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守弱同言而信信

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精誠狡兔得而獵犬烹

高鳥盡而良弓藏上德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

子者不可縷數元均案漢書藝文志道家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

本十二篇道原至上禮李暹注豈暹折之與晁氏曰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

注以為計然今其書一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唐志農家范子

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則與文子了不同北史蕭大園曰陶朱成

術於辛文柳子厚曰文子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

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

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今本又陸抗取之

三國志吳陸抗傳抗字幼節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欲治之主不世出

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王吉取之東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為諫大夫上疏言

下德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東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為諫大夫上疏言

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上仁枚乘取之東漢書枚乘

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

賢臣折衝千里上德鄭昌取之東漢書蓋寬饒傳諫大夫鄭昌

而為文吏所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

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云云文之所加者深則

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

下德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微明越絕東德序外傳記曰夫

踐至賢種昌為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傳曰人之劉子貴言取之乳犬

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何休注公羊莊十二取之又

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守弱同言而信信

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精誠狡兔得而獵犬烹

高鳥盡而良弓藏上德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

子者不可縷數圻案漢書藝文志道家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

本十二篇道原至上禮李暹注豈暹折之與鬼氏曰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

注以為計然今其書一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唐志農家范子

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則與文子了不同北史蕭大園曰陶朱成

術於辛文柳子厚曰文子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

者必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

上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元陽漢書學黃老之言治官理

民好清靜釋顏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效史丞而任之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

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抗志云老萊子謂

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

終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闕按史記老

當從國策所案厚齋漢藝文攷道家老萊子十六篇史記老萊子亦楚

而行信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

子對常撰之言說苑常撰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撰曰子知之

壺邱子林列子之師也見列子春秋慎大覽云子產

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下云是倚其

釋文曰司馬彪注南華真經云名林鄭人也

然則與子產同時所案高誘註子產壺邱子弟子列子仲尼篇

云列子師老商氏然則列子有二師也漢藝文志道家列子一篇名禦寇先

錄曰列子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子產鄧析史記鄭

編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

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王氏自註曰或謂鄭編公字誤為繆公宋葉

大慶云

列子以仕衛為嫁於衛所案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從一而終

之死靡它是之謂正何云方言嫁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

深寧蓋有為言之所案石林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所案仲尼篇商太宰曰孰者

者焉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佛已聞於中國矣

狐父之盜所案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史記曹相國



上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

元陽漢書  
所案更記汲黯傳黯學長孺

民好清靜釋  
史丞而任之顏注云積新之言出曾子當效

而考之當相陽御史大夫黯之言陰下用厚且如積新不以年老居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子示之其齒

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抗志云老萊子謂

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

終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闕按史記老  
子傳亦云爾

當從國策所案厚齋漢藝文攷道家老萊子十六篇史記老萊子亦楚  
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與孔子同時大戴禮云德恭

而行信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  
說苑常

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樞曰子知之

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又以為老

子對常樞之言

壺邱子林列子之師也見列子  
天瑞篇釋文曰春秋慎大覽  
下賢篇云子產

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下云是倚其  
相於門也

釋文曰司馬彪注南華  
真經云名林鄭人也

然則與子產同時

所案高誘註子產壺邱子弟子  
子列子既師壺邱子林友伯昏瞀人又黃帝篇

云一列子師老商氏然則列子有二師也漢藝文志道家列子八篇名禦寇先  
莊子故莊子稱之殷敬順釋文或名園寇厚齋藝文志攷柳寇元曰劉向別

錄曰列子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子產鄧析史記鄭  
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

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王氏自註曰或謂鄭繻公字誤為繆公  
宋葉  
大慶云

列子以仕衛為嫁於衛所案  
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圃四十  
年人無識者國不足將嫁於衛從一而終

之死靡它是之謂正何云方言嫁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  
出為嫁故上云國不足此條非本義  
全云

深寧蓋有為言之  
所案石林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所案仲尼篇商太宰曰孰者  
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

者焉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  
孰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佛已聞於中國矣

何云列子亦寓言  
所案石林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

狐父之盜所案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  
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邱見而下壺殮以舖之史記曹相國  
世家

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

元所集容齋續筆上東坡作莊子祠堂記云讓王說劍皆浸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

子居西游於秦過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鴛鴦吾食於十漿而後覺先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勤之以不其言爾東坡之疑是至矣盡矣今之在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為第三十二篇讀之者可

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

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强者雖聖人

亦不可强全云邵子之說高於坡公

五峯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

不為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

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之

法原注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

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齊桓公同而小異原注

漢古今人表作輪邊○折案莊子作齊桓公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外傳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手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

不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

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

外傳輪扁曰錄  
互在子前

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

坊案東坡莊子祠堂記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

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又曰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勤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

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

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强者雖聖人

亦不可强全云邵子之說高於坡公

五峯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

不為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

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之

法原注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

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齊桓公同而小異原注

漢古今人表作輪邊○坊案莊子作齊桓公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外傳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手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

外傳輪扁曰錄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

不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

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

口傳之離道遠矣。所案耳受口傳即道聽塗說 王介甫書法範傳內云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噉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六百一引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噉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集證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李善注所引與今本同

初寮闕按初寮王安中號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眾

竅掩而坐猶覺寥寥之逼耳。所案齊物論南郭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鳴而獨不聞之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白似注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手而隨者唱喙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陳振孫曰王安中字履道官尚書左丞晁以道為無極令安中既第修邑子禮自言以新學竊一第為親榮非其志也以道曰為學當謹初何患不速到安中築室榜曰初寮其議論聞見多得于以道既貴顯遂諱晁學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奚。原注張文潛銘商瑤曰造物則奚句法本此全云原注是正文○元所案文潛

飾小說以干縣令雜篇外物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原注

有進士程文用此犯聖祖名 集證唐藝文志道士成元英注莊子三十卷疏十二卷元英字子實夾州人貞觀間召至京師

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徐無列子釋文

公孫龍字子秉原案謂公孫龍也。所案列子釋文唐殷敬順撰舊散附於張湛注中頗為淆亂不可別與化任大椿芝田

補入注  
文潛商瑤銘曰有商  
侯甚審不徒將素其  
則已光輝被不人達位  
固宜當不便年造物則矣

於道藏中得其原書遂版行大椿乾隆己丑二甲一名進士官中御史其官禮部時與所為忘年交貧而好學篤行之士也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折案庚桑楚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管蠋越雞不能鳴卵

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陸氏釋文越雞司馬彪向秀云小雞也或云荆雞爾雅釋雞

大者蜀韓文公守戒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雞為小也未詳闕按昌黎熟于莊蜀本越字。元折案云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

心而已矣事其心出人間世折按人間世仲尼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

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呂吉甫呂惠卿字曰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

焉此引外物篇之文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

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集證

書錄解題莊子義十卷參政清源呂惠卿吉甫撰。元折案郭象注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

益固折案性篇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和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郝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

盛竊之二事相類折案四庫全書莊子提要郭象字子元河南人世說新語曰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

統向秀於舊註外別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

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晉書象本傳亦采是文案秋水篇與道大蹇

向釋文云蹇向紀輦反則此篇向亦有注世說所云象自註秋水至樂二篇者尚未必實錄矣南史徐廣傳廣撰晉紀時有高平郝紹亦作晉中興書

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

紹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支離疏鼓筴播精人間文選夏侯孝若注作播精集證莊子釋

一音所字則當作數精司馬云簡米曰精崔云播精卜卦占兆也鼓筴播精言貴  
卜按釋文數字必精字之誤山海經云精用稌米注精祀神之米離騷懷椒精  
而要之注精精米所以享神也說文云角財卜問曰與从貝足聲讀若所然則  
播精當作播肥。圻案李善注精音所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

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大宗師注

李太白日出行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

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

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齊物論注邯鄲枕南柯

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覩山念木

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

出於此集證沈既濟枕中記道士呂翁得神仙術遊邯鄲道中遇少年盧

未熟也李昌齡樂善錄淳于棼晝寢夢二使引自宅南古槐下入至一城榜  
曰大槐安國王見大悅出典南柯郡二十年許及覺命掘槐下窮其穴直上  
南枝即南柯郡也棼大駭復命掩之元新書儒林傳杜夷字行齊廬江濡人  
也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博覽經籍閉門教授徵辟並不就所著幽求子二十  
篇行於世又子原道曰天常之道生而物不有成化而之宰萬物特之而生莫之知德特之而死莫之知怨郭象注本此東坡夢  
齋銘序曰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蓋而念鼓吹身為三公夫牧羊之與三公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  
朱節曰觀世人生非實中以福為正以祿為夢忽探所過執病所積成聖和耶山焉

莊子篇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

也列子湯問釋文滑釐音骨狸墨翟弟子也史記儒林傳謂田

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

倫為王者師豈禽滑釐逃儒而入於墨亦若吳起

之言兵歟原注說苑反質篇載禽滑釐問墨子集證墨子耕柱篇作

庖丁解牛養生主行其所無事也管子制分篇云屠牛坦朝解

九牛而刀可以莫鐵法莫猶削也則刀游閒也賈誼陳政事疏

東坡夢齋銘意

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隙開橫渠

詩語也坊案賈子疏作屠牛垣淮南齊俗訓作屠牛也書錄解題儒家類胡子知言一卷五峯胡宏仁仲撰文定公安國之季子張南軒

從之遊朱子語類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曰熟楊龜山語錄謂莊子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坊案王坦之字文度港之孫述之子晉書本傳

謂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著廢莊論論具載本傳胡文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子

之言其可廢乎坊案朱子語類舉天運天其運乎一段曰數語好是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明焉敢如此道

豫且事有二說苑正諫篇吳王欲從民飲子胥曰昔白龍

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

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

也集證薛綜注引說苑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江

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

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外物篇所

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

繼序按豫且即漁之二合聲

郭象人間世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韓文公聽穎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何云

方本已云爾坊案一國定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韓集舉正十卷外集舉正一卷宋方崧卿撰崧卿莆田人孝宗時嘗知台州軍事朱子因是書作韓文考異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

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放言詩

謂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

泥空終日著

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為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為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略稅駕矣

莊子逸篇

詩語也九所系揚龜山語錄謂莊子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朱子語類論危丁解中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忍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曰熟書錄解題儒家類胡子知言一卷五峯胡宏仁仲撰文定公安國之季子張南軒師之

元云一曲之才安竄奇說若闕奕意修之首何言首危言

鬼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

初案叙錄作三容齋隨筆謂亦作三不白閑乘海島諸書

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折案漢書藝文志雜占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

此小注補入於正文十分有

外而無雜唯子元所注特會莊生之旨原注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

今無此篇亦逸篇也集證陸氏序錄孟氏注十八卷不詳何人隋志司馬

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原注

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過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

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原注

司馬彪曰元天山名全云原注是正文集證引見文選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注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

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

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



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為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為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略稅駕矣

莊子逸篇

陸德明叙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宏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元云一曲之才妄竄竒說若闕奕意修之首何言首猶為也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新集漢書藝文志雜占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

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元所注特會莊生之旨原注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

今無此篇亦逸篇也集證陸氏序錄孟氏注十八卷不詳何人隋志司馬彪注十六卷云本二十一卷今闕孟氏注梁有錄一卷北齊書杜弼傳弼字輔元耽好元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史記老莊列傳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莊子畏累虛篇名也按今亦無此篇容齋續筆十三闕奕游見諸篇今無復存矣釋文叙錄曰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詳何人

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過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

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原注

司馬彪曰元天山名全云原注是正文集證引見文選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注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

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  
集證引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禮儀類  
梁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年更名曰黔首二字不應見莊子

插桃枝於戶連仄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  
集證引見藝文類聚九十一果部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集證引見御覽三百九十二人事部  
文類聚十九  
齊案見藝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集證引見御覽七百三十

五方術部 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  
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琳語本  
此○齊案六朝事蹟大巫山在溧水縣北四十里小巫山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

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原注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全云原注  
是正文○齊案此條見文選王融曲水詩  
序注又案左思魏都賦善注引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  
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其道也恐子之未可與

也今持教子以秋駕尹儒作尹需而文亦增多二十二字蓋彼注有節文也當  
以魏都賦注為正 漢書禮樂志師古注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驥  
秋秋然也○方樸山云淮南子道應訓載此較詳○齊案淮南亦作尹需高誘  
注秋駕善御之術 魏都賦理秋御

空閱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  
原注一作門○齊案宋玉賦空穴來  
風潘岳悼亡註引莊子亦作空穴

能苦其性者  
原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  
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全云原注是正文  
集證引見文選宋玉風賦注○齊案藝文類聚八十八載此條無第三句註文  
亦小異多缺誤

緇謳所生必於斤苦  
原注司馬彪曰斤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緇所以  
有謳歌者為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全云  
原注是正文 集證引見世說任誕門注○元齊案世說注引司馬彪注斤疏緩也  
之云緇引樞索也五字 酉陽雜俎任誕引司馬彪注曰緇引樞索謳歌斤疏緩苦急促言引緇謳者為  
人用力也與世

庚市子堅之毀王也  
方樸山云王作玉 集證引見文選張景陽七命  
注善又引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  
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者庚市子毀王於其間而鬪者止也○齊案古文王  
作王玉作王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  
飲食部

藝文九十一載此條與前字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

且多力藝文作子路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

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藝文作鳳為鳳鳳之所居

也藝文作所居無鳳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藝文作鳳為生食其樹

名瓊枝高百仞以球琳琅玕為寶折案太平御覽作寶天又為

生離珠一人三頭藝文作離珠起以飼琅玕鳳鳥之文戴聖

嬰仁右賢左智藝文作右賢左智集證引見御覽九百十五羽族部按文選江文通雜

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為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以琳琅為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

而舜師之集證引見御覽四百四人事部折案呂覽作善卷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折案藝文類聚八十莊子曰仲尼讀書老聃倚窻

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窻而聽原注窻窻額也集證引見御覽一百八十六居處部元折案藝文

羊滿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

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原注羊滿鬪雞處株魁帥也雞畏狸

族部爾雅翼鬪雞私取狸膏塗其頭鬪無敵此非有厭勝特是狸能捕

雞異雞聞狸之氣則畏而走羊滿亦作陽滿爾雅釋畜雞三尺為鶡郭璞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

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稼樟初生可孤而絕何云孤玉篇古華切引也擊也集證引見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按漢書枚乘傳十園之

木始生如葉可為柵先時漢書枚乘傳十園之木始生如葉可為柵

鵲上高城之坭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

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集證

折案藝文類聚九十二之坭無之字坭作危輸作枝十八引此條與前此大同所引同

引見文選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顏氏家訓勉學篇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此耳學之過也○元折案引見太平御覽七百九十四夷部今本業折從風而起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與此文同又引司馬彪注曰坑最高危險之處也

金鐵蒙以大縹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集證引見御覽八百一十三珍寶部

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辨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

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大其服博其賧流集證御覽作其

服博戲其賧流偽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集證

引見御覽四百六十四人事部

青鷄愛子忘親原注司馬彪曰鷄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全云原注是正文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元

折案案爾雅釋鳥鷄鳩寇雉郭註鷄大如鷓似雉鷄鷄脚無後指岐尾為鳥慈急羣飛出此方沙漠地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

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

矣集證引見御覽八百九十九獸部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

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原注酒尊也集證引見御覽七百六十一器物部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集證引見御覽三百六十四人事部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元折案引見太平御覽七百九十四夷部今本作將子曰蓋莊字之誤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問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

之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

牖施尾選注作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選注作退走失其

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

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集證引見文選任彦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

流脈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癩病。  
集證引見御覽七百三十九疾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鶴而不

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集證引見藝文類聚巧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馬。  
原注喻聖主之法明奸至不敢

兩傳注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

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

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今君當作君。

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

之。簡子愀然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

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集證引見御覽四百五十七

七人事部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集。梁君下車。殼弩。  
原注一作弓欲射之。

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

公孫龍。  
新序作公孫襲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

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

齊景公之時。  
原注齊一作宋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

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

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

大雨方千里者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  
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  
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  
也人獵皆得禽吾獵獨得善言而歸集證引見御覽三百九十九人事部此條見新序雜事二與此大同小異○并案藝文類聚六十六載此條文有增減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原注一作肉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

原注輒繫者也一作撮 集證引見御覽六百七學部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

食之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韋子佩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集證引見御覽四百三人事部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

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集證引見後漢祭祀志劉昭補註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

始規二旬而葉成原注鷄為鷄鷄為布穀布穀為鷄此物變也 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五十四木部○并案原注乃

列子天瑞篇語 藝文八十八載此條無更旬二句

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集證引見御覽三百六十九人事部

禮若亢鋸之柄原注元舉也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集證引見御覽七百六十三器物部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

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

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

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紡績織紉必有淫

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集證引見御覽六百七學部

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

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按案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郭象止定為三十三篇是逸

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譌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

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聞見之斷

圭碎璧亦足為篋積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按

漢嚴遵老子指歸引莊子甚多皆不見今莊子書其為逸篇可知備載之以補王氏之漏焉任車未虧僅于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墜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麾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層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

世類類聚引莊子百海  
地類類聚引莊子百海  
三三歲一風流波相薄  
十國皇初學記平句作流  
相類即為之地動作吳取  
李類風海賦引引作尸  
子孫常以唐人之說為正也

亡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奸究之路審分別同異是非之變眾則國家昏而政事敗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衰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大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蜚垂著面不可射也蟻蝨著身不可可斫也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元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全云張南漪語予曰道德指歸前有所稱莊子序其曰嚴君平自稱也故稱莊子班氏避明帝諱更之為嚴然則篇中所稱莊子者皆君平自稱也故卷首即稱莊子曰老子之作上經象天下經象地其發明宗旨幾二百言此後每設為問答必曰何以言之何以明之何以效之或曰敢問而後以莊子答之蓋皆君平自稱之言無疑也闕潛邱乃以為莊周逸篇之文以補王厚齋之漏何其猶也其所引亦不完南漪之言數而篤然余并疑是書乃履本繼序按道德指歸論書名已見唐志但今本則明末人偽作曹能始言之鑿鑿况其所稱莊子馬知非偽託嚴遵乎所業列于天瑞篇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張湛注曰莊子亦有此文併引向秀注今莊子無此文明會稽陳治安南華本義由顏氏家訓勉學云吾初讀莊子魏二首韓非子曰蟲有

蝮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按爾雅諸書蠶蛹名蝮音潰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曰此亦古之也字積年疑滯豁然今遂得中亦無蝮二首句也

太平御覽九百一十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燭

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蘇秦能為此言而不能

保其身圻崇史記蘇秦列傳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漢為客卿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殺秦

書楚老父之言本於此原注文子引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全云楚老父之言見於龔勝

傳。圻崇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信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莽既篡國遣使迎勝勝不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摩董君香自燒膏君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謂

藝文志縱橫家蘇子三十一篇名秦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

也見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

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見太平御覽漢書稱孝已

此書初一百二十九引  
作者已一  
落枕  
高  
孝  
已  
事  
親  
一  
夜  
而  
五  
起  
視  
衣  
厚  
薄  
枕  
之  
高  
下  
也

有尾生孝已之行注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又武王傳者已被諺伯奇流放又選馬融長笛賦注引世世曰孝已母早死高宗感後妻之言放之

莊子稱蒲衣子應帝王第七篇缺周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其事見此原注太子晉事見周書圻崇周書太子晉解晉平公使叔

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師曠曰請使瞶臣往師曠見太子云云師曠曰王

子汝將為天下宗乎史記荀卿傳註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別錄曰楚有

乃疑謂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為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後漢書呂強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圻崇漢書鄒陽傳陽齊人也景帝少弟梁孝王待士鄒陽之梁陽為人

智略不苟合羊勝公孫詭惡之孝王下陽使陽上書曰臣聞盛飾入朝者不君

私行義底厲名號者不君利傷行故重名勝母曾子不入也號朝歌墨子回車

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

矣而不飲惡其名也見文選陸士衡猛虎行注水經注沂

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淮南子曾子至孝不過勝母墨子非樂不

補入  
者已先莊子外物篇人  
親莫不引其子之志而者未  
必愛其者已憂而曾參也

漢書志班固曰後漢書



行樹覽作位：与險通

### 纂作纂

葉正則華仲至墓銘曰關於  
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  
有恠固之心蔽賢者違天地所  
恠固使之氣沮志奪怫然而怒  
聚為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  
折雖矣古樸荒落而類地取而  
辱激哉是言也

元所系莊子讓王為師說  
相与爭後地也華子曰見路傍  
候昭儀侯有憂色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

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雷澤也早則為耕者鑿

瀆狩則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

母見太平御覽八十一文心雕龍祝盟篇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

彼南畝四海俱有謂之祠田豈他有所據乎坊案梁書文學

傳劉勰字彦和東莞莒人官通事舍人步兵校尉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

今文體引而次之沈約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程子見家語致思篇子華子見莊子讓王篇近有子華子之書

謂程本字子華即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

子之師水心葉通字正則水心其號也銘華仲至全云名豐東萊弟子所謂程子

即此書也朱文公讀子華子漫記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

模擬者所為決非先秦古書集證玉海五十三書目儒家子華子十卷載劉向校錄序曰向所

校書中外書子華子凡二十四篇以相校除複重十三篇定著十篇又曰子

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善持論聚徒著書自號程子朱子曰此子

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臨

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

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偽書二人皆居

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觀其書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前一

篇託為劉向而殊不類向他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類若

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

二科蒲壁等事皆剽他書傳會為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

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

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

### 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讒長宏

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周以長按左

傳哀三年周人殺長宏叔向之没久矣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責賈為重問之仲

坊案內儲說下叔向之讒長宏也為十二年其說

記誅長宏事與韓非子略同

按左

十二年其說

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案見內儲說上又曰且夫重法者人所惡此治之道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又託於仲尼法集證劉歆新序論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元所集

五蠹韓非子曰周去秦為從昔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弔

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報王倍

秦與諸侯約從元所集秦周本紀報王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秦西周

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衛為衡之事未詳方樸山云衛成

別款論史記引之當致其邑三十六周君王赧卒楚王周滅於從衛亡於衡正相對望全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

說疑非子曰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

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

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折案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謂西伯於殷紂帝紂乃囚西伯

于美里詩以伐崇墉正義崇侯虎導紂為無道之事故伐之晉語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姬問焉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是故先施說於申

古今人表有雅侈案在下中餘皆闕呂氏春秋仲

云夏桀染於羊辛岐鍾戎案畢氏沆校墨子及古今人表抱朴子良規篇與此書慎大篇

殷紂染於崇侯惡來案高誘註惡來

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案誘傳曰虢石父說論巧佞之人也以

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教王其能久于畢氏案墨子作染於

傅公夷案在此四王者所染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干辛

榮夷終即榮公虢公鼓即虢石父原注墨子云夏桀染於干辛推考元折案

此所染篇文傅子矯達篇桀信其佞臣推侈以殺其正臣闕龍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史記周本紀

韓子和氏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

逢而夏以亡紂

紀當

皆作干辛說苑尊賢篇作干辛岐鐘

戎墨子諸書多作推侈亦作推侈

嬴姓飛廉之子

案在

下中

此所染篇文

韓子

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案見內儲說上又曰且夫重法者人所惡此治之道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又託於仲尼法集證劉歆新序論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元所集

五蠹韓非子曰周去秦為從昔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弔

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報王倍

秦與諸侯約從元所集秦周本紀報王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秦西周

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昭王

盡獻其邑三十六周君王赧卒楚王周滅於從衛亡於衡正相對望全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

說疑韓非子曰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

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

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案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謂西伯於殷紂帝紂乃囚西伯

于美里詩以伐崇墉正義崇侯虎導紂為無道之事故伐之晉諸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姬問焉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是故先施讒於申

生案在下中古今人表有雅侈案在下中餘皆闕呂氏春秋仲

紀當案在下中云夏桀染於羊辛岐鍾戎案畢氏沈校墨子及古今人表

皆作羊辛說苑尊賢篇作羊辛岐鍾抱朴子良規篇與此書慎大篇

戎墨子諸書多作推侈亦作推侈案高誘

贏姓飛廉之子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案高誘

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案高誘此教王其能久于畢氏案墨子作染於

傅公表案高誘此四王者所染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羊辛

蔡公毅案高誘案在榮夷終即榮公虢公鼓即虢石父原注墨子云夏桀染

韓子和氏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

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何云意者商鞅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

又和氏篇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

若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

開元宋景文屬疾弟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注原

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元折案四庫全書韓子提要曰韓子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行本稱舊有李瓚注然瓚為何代人行亦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行何所據也

又問辨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

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

厚鄧析之言也辨案漢書藝文志名家公孫子十四篇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趙人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揚秉四與夫子為

五秉公孫龍也史記荀卿傳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平原君世家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鄧析過趙言至道乃繼公孫龍鄧析子無厚篇

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

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說林呂太史

西漢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

本此集證說死說叢蠟欲類蠶蠲欲類蛇人見蛇蠟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鱣不惡何也欲得錢也

叔瞻宮之奇二人俱見左傳亦虞鄭之扁鵲也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桑

公奇之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後魏崔浩

謂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折案魏書崔浩傳浩字伯淵清河人也常授太宗經書與

軍國大謀浩曰臣嘗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云云通鑑晉穆帝紀升平元年秦東平王苻堅素有時譽呂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致之堅因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堅廢生自立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材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字補入正文  
筆墨吐還皆有  
自來

之霍光也

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國事難言

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為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為喜曰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

也所集晉書德宗紀元興元年桓元稱帝遷帝為平固王居之潯陽三年下邳守劉裕起京口討元元誅帝復位六年裕滅燕十三年滅秦十四年裕為相國宋公受九錫命冬裕弒帝於東堂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園之木千世無輪

劉夢得用此語

原注恃字作俟○所案唐書劉禹錫傳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

鉅辱之費金壁西門豹之納璽

鉅者齊之居士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壁而求入仕也又云西門豹為鄴令左右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復以治鄴因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拜之豹納璽而去

戰國之時官邪賂章毀譽決於左右之口

於此可見若阿即墨之斷者幾何人哉

原注趙之郭開齊之后勝皆受

秦間金魏信陵君之以毀廢亦以萬金為間三國遂墟矣○所案史記齊世家威王名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併烹之戰國策秦使王翦攻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王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使為及間趙王使趙葱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王翦大破趙軍虜趙王遷又齊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史記信陵君列傳公子破秦軍於河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魏果使大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四年竟病酒而卒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

外儲說右此名

言也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

闕按人主二句見韓非子為齊宣王之語宣王聞之鄭長

者有言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方為長者語王氏漢藝文志攷證却合集證漢志道家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王氏志攷曰表淑真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今按韓非子外儲說鄭長者有言曰

字補入正文  
筆墨時運皆有  
自來

之霍光也

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國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雋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雋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

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

也 晉書德宗紀元興元年桓元稱帝遷帝為平固王居之潯陽三年下邳守劉裕起京口討元元誅帝復位六年裕滅燕十三年滅秦十四年裕為相國宋公受九錫命冬裕弒帝於東堂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園之木千世無輪

劉夢得用此語

原注恃字作侯 圻案唐書劉禹錫傳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

鉅孱之費金壁西門豹之納璽

鉅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壁而求入仕也又云西門豹為鄴令左右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復以治鄴因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拜之豹納璽而去

戰國之時官邪賂章毀譽決於左右之口

於此可見若阿即墨之斷者幾何人哉

原注趙之郭開齊之後勝皆受

秦間金魏信陵君之以毀廢亦以萬金為間三國遂墟矣。所案史記齊世家威王名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併烹之戰國策秦使王翦攻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王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使為及間趙王使趙葱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王翦大破趙軍虜趙王遷又齊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史記信陵君列傳公子破秦軍於河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魏果使大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四年竟病酒而卒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

外儲說右上一此名

言也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

閩按人主二句見韓非子為齊宣王之語宣王問之鄭長

者有言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方為長者語王氏漢藝文志攷證却合集證漢志道家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王氏志攷曰表淑真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今按韓非子外儲說鄭長者有言曰

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按韓子難二篇又云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

何云人主治三公九卿三公治臺諫監司九卿治其屬

屬監司治其屬也

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關韓謂搢木者附其本張綱者引其綱

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

史記作

共呂氏春秋作赦淮南人間訓與韓子同

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

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

新案史記趙世家三國共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

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

事在孔子後孔鮒已

辨其妄。

素孔叢子答問篇昔我先君以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首瑤與韓趙魏伐鄭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

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亡此先後甚速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是則世多好事者皆非之罪也馬氏釋史曰知伯之滅去孔子卒二十七年然

傳記若此者眾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

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邛負客出亡

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

以為平王謬矣。

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城濮之戰在楚成王四十年歷穆莊共康鄭救靈而後平王立

又

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犬

夫以樂見平公納之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

答犯

晉文公舅平公又公之六世孫

又

曰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

其為亂乎。

善屈建楚共王時人白公勝平王之孫

又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

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善介子推傑晉文公出亡文公得國隱而死不聞有相荆事其時天子猶未

也。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求見曰

臣能累十二博恭加九雞子其上。

集證說苑佚文也引見後漢皇后紀上注文選

魏都賦西征賦注同○所業靈公獻公曾孫荀息於獻公卒後死里克之難

按咎犯建子推息四人

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羣書何述紀之誤也新

序雜事楚共王逐康侯

康甲侯成王時人共王成王之曾孫

晉文公遇欒武子

欒樂武子欒書也晉景公二十三年欒書將中軍景公文公一孫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

葉樂王鮒見左傳襄二十

一年葉公諸梁見哀十六年皆不同時

韓子十過

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

戰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為君亦未之攷

集證无吳師道本趙策直作延陵君不復知鮑氏之改王為君矣

韓子內儲說上

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菽

折案何本作黍閣校云元板作

黍東門外令人能從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

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

夫賜之上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順似

論慎小篇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

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債人能南門之外表者仕

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債表者民相謂曰此必

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債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債

表來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

民信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

十一年徙本予金事見史記商君列傳其祖吳起之遺智與

容齋四筆謂商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效起而起之事不傳史記吳起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而烈王立七年而顯王立

說文古者宿沙初作者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

沙瞿子使漁于小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見太

平御覽九百三十五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者漬沙雖十宿

容齋四筆六商鞅實法起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者一人徙之斬予金乃下六人起治西河云云予謂鞅亦魏人只徙木示信者教起



沙不能得也。見御覽八百六十五。元所案漢書藝文志。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王氏攷曰。隋志五卷。錄一卷。春秋正義。史記正義。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凡魯仲連列傳。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高節。

鶡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

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

言哉。坊案書錄解題道家鶡冠子三卷。陸佃解案。漢志。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奔書者。非篇。韓愈。鄭稱。十有六篇。故陸謂非其全也。韓公頗

道其書。至柳柳州。則曰。鄙淺言也。好事者。偽為之書。反用鶡賦。以文飾之。自今攷之。柳說為長。表叔真隱傳。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龐煖常師事之。漢志道家。鶡冠子一篇。

戰國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坊案。漢志名家。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

云與宋鉞俱游稷下。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見慎

子。集證。不聰不明四句。在亡篇中。引見御覽四百九十六。元所案。書錄解題。法家慎子一卷。趙人慎到撰。漢志四十二篇。先申韓申韓稱之。唐志十卷。

尹文子六篇。不。鄭人謂玉未。理者。為。周。今。信。風。朱。勝。者。為。珠。周。人。信。珠。信。新。實。曰。以。實。據。手。鄭。案。曰。以。之。去。大。珠。視。之。乃。最。也。

滕輔注。今纔五篇。非全書。案。莊周首卿書。皆稱田駢慎到。到趙人。駢齊人。見於史記列傳。

吳子初見魏文侯章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

佩韋賦桑宏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謂承

桑氏也。原注。一本改桑字為乘。誤。坊案。漢志兵權謀。吳起四十六篇。今存六篇。說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宋高似孫子略。謂其

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

程子伊川遺書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孫子勢篇治眾

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集證。曹公注。部

曲為分什伍為數。坊案。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孫子一卷。周孫武撰。漢志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杜牧亦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孫子列傳。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牧之言。固未可以為據。多多益辦。史記淮陰侯傳。作益善。此從漢書。

漢景帝後二年詔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

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矣。本李克

對魏文侯之言。注見魏文志儒李克七篇并案班固自註曰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韓子外儲說左謂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

邕謂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立碑詩

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閩按番音婆番吾趙地名漢為浦吾縣今之平山縣也李吉甫

言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特留何云此條當入前韓子中。坊案後漢書郭太傳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唐書劉文傳劉文者一節之士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

尚三八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原注孫子用間篇當參攷伊呂

聖人之耦豈說遇宋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避紂海濱當取信於孟子閻按王氏竟忘伊尹事出孟子并案柳宗元曰

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是武讀書志曰鬼谷子史記謂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尹知章叙謂此書即授秦儀者孫子用間篇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

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胘筮轉丸法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

溫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儀今也知道未足行復往

見具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

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

聞與乎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

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文心雕龍論說云九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原

程子曰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圻案鬼谷子捭闔篇與此篇皆屬一類也

篇引鉤箱之辭飛而箱之箱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囿而箱之且禮春官典同正義鬼谷子有飛鉤揣摩之篇言察是非語飛而鉤持之

削通善為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邊通學短

長所案漢書削通傳削通范陽人也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史記主父偃傳主父偃者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

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漢書張湯傳邊通學短長剛暴人也史記 索隱云戰國策亦

名長短書齊案劉向校戰國序曰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

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漢張湯傳注短長術與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繆用相激怒也又蘇秦張儀之謀趙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長短術也。全云唐人趙蕤著長短經十卷侈談王霸機權正變之說蓋本於此集證漢志從橫家削子五篇主父偃二十八篇

鬻熊為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漢書藝文志諸子之最先者今

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力

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賈誼

全云歸在削

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書所無所案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

裔曰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漢書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與早卒之說不合故漢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今本十四篇唐行注與王氏所稱篇數合文心雕龍諸子篇曰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

呂氏春秋審分覽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闕

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高誘注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生死等古今

也陽朱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注王廖謀兵事

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荀子論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楊

注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

注其意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訕而不見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注

謂不齊也墨子著書上同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宋子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

人也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性為欲寡而皆以已之墨子有見於齊兼

之情為欲多為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

愛也陽朱貴己為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柳子厚作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

職篇云使眾能與眾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

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

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

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

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

而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

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并案楊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為梓人傳今案傳中實兼取其意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傳見本

於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篇

說苑權謀篇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

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

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

時兩周末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先識覽晉太史屠

黍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為晉出公當從呂覽然

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為知幾

宋葉大慶故古質疑四指晉平公身昭十年辛自是年以五春秋之終又應七十四年晉屠黍而亦嘗亡也又周威公乃魯考王威烈王之世恐所謂晉平公者誤矣

并案史記六國表周元王三年晉出公錯立定王三年晉哀公元年晉世家出公十七年四卿攻出公出公奔齊以死當在定王之十二年周本紀定王子哀王哀王弟思王思王弟考王相繼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卒于威公代立然則晉出公亦卒於兩周才多以前

孔叢子公孫龍臧三耳呂氏春秋作藏三牙何云牙字乃耳字篆文作

耳傳寫之誤集證繫辭傳鄭本作臧惠棟云說文無藏字新附有之漢書皆以臧為藏○所案孔叢子公孫龍篇公孫龍言臧三耳甚辯析子高弗應明日平原君曰疇昔亦龍之言信辯也答曰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三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曰能應呂氏審應覽淫辭篇作三牙案呂覽本味篇竟舜得伯陽續耳畢氏校云尸子韓非子作續牙皆隸轉失之此誤耳為牙之蓋畢氏於淫辭篇校云餘姚盧氏作三耳是也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是作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見漢書本傳新書五美篇作五美附業字

當作美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

誼之言本此所案本傳疏曰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弊不以首履新書階級篇作弗以加枕弗以首履韓

非子外傳左下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

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必芟操刀必割見本傳政事疏顏注

此語見六韜守上主上之操也亦見政事疏語出尉繚子

城案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六韜六卷舊本題周呂望撰考莊子有金版六發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發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則戰國之初原有此名然即以公六韜未知所據漢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發六篇班固自註曰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發別為一書顏注以今之六韜當之母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牽合附會歟又尉繚子五卷周尉繚撰其人當六國時不知其本末漢志雜家有尉繚子二十五篇兵形勢家有尉繚子三十一篇今雜家亡而兵家傳二十四篇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

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

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

於此集證晉書列女傳苻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

賈誼書禮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媪

時物熟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

**媪媪當為媪**  
媪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四后土富媪張晏曰坤為母故稱媪刊誤曰言后土富媪者由漢以土德也仁傑曰媪當作媪字之誤也見賈誼新書按字書媪有二義一曰烟媪天地合氣也一曰鬱煙也富媪以烟媪為義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即新書天清澈地富媪時物熟之意

**鹽鐵論**周秦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

民將欺而況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闕按暑氣多夭

寒氣多壽出淮南陸形訓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

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温飢飽之

為修短驗於物者也見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五論養生者盡於此觀

之原注韓子蒼醫說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温以血脉以煖通

淮南子說山訓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眾皆怨得

元所承漢書仲長統傳  
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每  
論說古今必時俗行事恒若  
憤歎息因著論名曰言三  
十四篇十餘萬言物理論云  
云見之於文類聚醫類

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  
為煖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所案荀子天論謂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成聖人順其天政亦此意亦見文子上德篇此柳子種樹郭康傳之

文子道德篇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鼈聾無耳淮南

子說林訓曰狂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

不自陷又況人乎又曰馬聾蟲也注云喻無知孝

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

龍聽以角不以耳原注山海經檢此語未見闕按季海名淮金華人孝宗朝丞相集證山海經龍聽以角之

說宋黃東發曾駁之不知所據何本張世南游宦紀聞引焦氏易林云牛龍耳聾本草注引生育論云龍耳聾聽故謂之龍亦龍聽不以耳之證元所承漢書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

元所承漢書仲長統傳  
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每  
論說古今必時俗行事恒若  
憤歎息因著論名曰言三  
十四篇十餘萬言物理論云  
云見之於文類聚醫類

飲則小盈見太平御覽六百七伊川作明道謂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仲舒儒者豈肯

為方士家錄蓋依託也相時辟為椽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遷散騎常侍自乞為句漏令終於羅浮山事迹具晉書本傳隋書經籍志道家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雜家抱朴外篇五十五卷今本作內外篇八卷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居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即西京雜記

所謂葛洪家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曰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

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荀悅

申鑒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開按隋書經籍

志謂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何云明亦有內起居注毛傳所謂女史彤管之法也集證史通史官篇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

西京雜記今本六卷舊唐書經籍志曰晉葛洪撰宋黃長睿東觀餘論謂事皆劉歆所說葛稚川采之其稱余者皆歆本文此條所引今本無此文漢武故事今本一卷舊稱班固著晁公武讀書志引張東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荀悅淑之孫後漢書本傳悅字仲豫獻帝頗好文學悅侍講禁中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

祛惑篇有古强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

某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撻三折今乃大悟史記世

家韋編三絕鐵撻三折見於此原注撻一作撻此方士寓言也集證太平御覽六百十六引論語比考識曰孔子

讀易韋編三絕鐵撻三折漆書三滅葛氏蓋本緯書

明帝起居注馬后撰

三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言

三畧者始見於此原注漢光武詔引黃石公家有三畧之名○坊

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

含神霧云風后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為老子授

張良書見史記留侯世家索隱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圯上授

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荆公良張詩云素書一

卷天與之坊案李遂欽定西庫全書總目兵家類黃石公三畧三卷案黃

人撰成氏注唐宋藝文志並同光武詔引黃石公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之語

太平御覽十引鄒子曰朱買臣字翁子漢書有列傳孜孜脩學不

知雨之流粟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何云買臣流粟

高鳳漂麥○坊案後漢書逸民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

不肖之禮原注見初學記禮事類集證藝文類聚引此下有有

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

則非坊案史記孟荀列傳慎到趙人著十二論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

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

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

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

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



可也見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愚謂為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

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靈而

能用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全云此做孟子行辟人之意而失之見所案賈山至言徐樂世務

書篇末議論皆祖尸子之意皆言治而忘其本者晏子春秋景公由于暑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往見公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歌而惡民公曰何故吾為夫婦獄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闢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晏子對曰心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晏子之言庶幾知本

### 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

坊案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

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注袁山松漢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而劉氏史通序傳譏之曰充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答以瞽頑舜

而劉氏三子補入

神絲惡禹聖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

羊學子名母兼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

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

公閣按文康名勝仲字魯卿丹陽人見文苑傳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

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為鄙以從佛肸公山之

名為濁又非其說驂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

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新案俱見論衡問孔篇若充者豈足以

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

公新案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見宋史文苑傳陳振孫稱其熙寧初試禮部不利會以新經取士遂罷舉欲脩三國志題其齋曰袞斧書將成而卒

著灌園集三十卷今存二十卷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

其謬哉新案充本傳注抱朴子曰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宋

高似孫子略曰表茲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孔子集證云見好生篇尚書大

傳以為成王問周公集證云今本大傳無此堂書鈔引書大傳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馬周公曰古之

人有冒皮而勾頰然鳳凰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荀子哀公篇注引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

宿諸敵首見初學記餘糧棲畝本於此賦餘糧棲畝而弗收

頌聲載路而洋溢李善注淮南子曰昔容成氏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胡廣解曰餘糧棲於畝畝淮南繆稱訓云東戶季子之世云云與此書同高誘注東戶季子古之人君漢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晁氏讀書志子思子七卷今本一卷乃宋汪暉編王氏漢志改謂取諸孔叢子蓋即此本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

德以虛為道此八觀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老氏

異元所案西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人物志三卷魏劉邵撰邵字孔才邯鄲人事通具三國志本傳只說為別所任顯官廷明燧燧人阮逸序曰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委編考其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

出亦不常絕

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圻案漢志道家黔婁子四篇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魯恭公欲以為相辭齊王聘為卿又

不就著書四篇四皓韋元成法言重黎篇○折案漢書韋賢傳賢少子元成字少翁元帝永光中代于定國

言道家之務王介甫曰出乎顏淵則聖人矣

出乎韋元成則眾人矣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安危語也

余襄公謹箴用之集證御覽引殷康明慎云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言慎也山谷漫尉詩云覆轍於宗孤

竹奔車求仲尼皆用韓非語○折案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起家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諡曰襄事迹具宋史本傳著武溪二十卷四庫書著錄

此條蓋正王琳野客叢書以餘糧棲畝始於左思之誤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

剝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

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原注非筆削為十三篇也何云非筆削句亦

正文○元折案太平御覽載魏武帝策曰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為吳王闔廬作兵法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西破強楚

莊子喻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致堂寅

云荆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

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

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

闕按問楚中人亦云不識迷陽草但有一種花名刺子其抽條可食兒童呼

為陽馬葦恐即迷陽草○元折案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與遊其問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賢人成焉天下無道賢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書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卻曲無傷吾足

致堂寅  
致堂寅  
致堂寅  
致堂寅  
致堂寅  
致堂寅  
致堂寅  
致堂寅  
致堂寅  
致堂寅

